梵高

颜料释放的信仰
以艺术对抗疯狂

澄因——著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这条路一直是上坡么？
是的，直到尽头
这个旅程需要一整天吗？
从早到晚，我的朋友”

序：梵高——灿烂极致的夜星空

梵高是西方艺术史上永远的孩子，他的艺术生命虽然短暂，却璀璨。在他短短十年的绘画创作生涯中，留给世人的艺术遗产不仅仅是浩瀚的星空、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永远向阳、生机勃勃的向日葵，还有他对艺术的执着、热情，以及疯狂的爱。

文森特·威廉·梵高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即他27岁至37岁期间，他创作了两千余幅作品，也开创了他独特的表现主义的个人画风，以此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艺术发展，尤其是野兽派与表现主义。

梵高的早期创作一直徘徊在灰暗的色系中，他的那些具有强烈而明亮色调和鲜艳的颜色，以及使用点彩画法的画作，都是他在巴黎遇见印象派与新印象派后的创作作品。

之后，他受到革新文艺思潮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在创作画面中呈现出平面感中的装饰性与寓意性风格。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运用着线条与颜色自身的表现力，自由地抒发内心的情感，梵高怀揣着他的“日本梦”，创造了他独特的个人画风。

“一切景语皆情语”。涡状星系的蓝色夜空，昏黄的月蚀和旋转横飞的星云，骚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美丽的鸢尾花和百合，还有精神病院周围扭曲的橄榄树与奥维尔小镇外的一片麦田。梵高以深刻的悲剧意识和孩童般强烈的个性，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创作着跳跃的色彩与粗犷扭曲的线条，使人感到亲近又茫远，仿佛看到那流动星空的湍流和光晕，却照不到悲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梵高如同孩子般天真、执着，如同蛾子般热情、疯狂地扑向灿烂的火焰。在奥维尔小镇外那一片灿烂麦田中，“灿烂到极致不是黯淡就是死亡”。

梵高的作品与他的生平经历已然在历史的一个时刻被时空所固定，他不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由于已成过去式，所以他与他的作品定格在了那里，成了必然。只有我们后代还存于世的人的对其解读和认识才是变化的、偶然性的，也可以说，我们必须进入梵高人生与其作品全新的意涵与超越时空价值的存在与可能，我们才具备那样的“无限性”。那么这样看来，后世的不断解读与挖掘就十分具有意义与价值了。

无论绘画还是音乐，艺术的永恒如同夜空中的烛光，照亮着过去，照亮着现在，也照亮着后来人。

陈绿寿[①]

①陈绿寿：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油画家、壁画家，1977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师从张仃、庞熏琹、阿老、吴冠中、张振仕、袁沙、黄国强等。2001年主持创建湖北美术学院壁画与综合材料绘画系并任系主任，现任湖北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生命的光必然在黑暗最深处发亮吗？ | 1

最早的奉献，不是艺术，是信仰 /5

人的绝望本身 /12

从肉体到灵魂一无救赎可能的女人 /27

要有汗水才有喜悦 /37

第二部分
巴黎，像一道光 | 55

疏离的蒙马特 /59

印象派吻上荷兰青蛙的脸 /76

浮世绘：一个虚拟的乌托邦 /86

第三部分
阿尔的彩色幻象 | 97

对永恒自然的敬拜 /99

生命原罪的归宿 /128

梦想的巅峰，毁灭的开始 /145

第四部分
我心如葵 | 153

燃烧的向日葵符咒 /156

追逐阳光的人 /182

第五部分
你在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 | 189

自画像：留给世人的病历表 /193

椅子：另一形式的自画像 /208

自我忏悔与救赎 /213

第六部分
惊人的情绪能量及颜料的释放 | 223

与暗夜星光的孤独对话 /227

对抗疯狂、沉沦的挣扎 /242

因色彩而悸动，被颜色所吞噬 /260

第七部分

我的一生是一趟朝圣之旅 | 269

艺术对抗疯狂的英勇战役 /273

麦田群鸦：宿命的噩兆 /289

艺术取代信仰 /294

自然的天启 /294

与你握手 /296

后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300

第一部分

生命的光必然在黑暗最深处发亮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日，在荷兰南部，北布拉班特省一个人口寥寥的小镇里，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togh）出生了，他的弟弟提奥（Theo）也出生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位于荷兰与比利时的交界处，小镇居民信仰新教，梵高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而他的母亲也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

小镇的人们相信，人可以因信仰而得救，用自己的劳力辛勤赚取生活所需的信仰者就是上帝的选民。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梵高，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品格，谙熟父亲与布道者的语言。他的亲友博尔（Bonger）就这样评价他："这一定是有深刻宗教心与单纯的信仰力，而能在到处窥见神意的人！"

他幼年的教育主要来自牧师父亲的《圣经》教育，基督教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是他终生的精神信仰。这是一种古老而理想的宗教信仰，其教义宣扬基督福音的原始意义，提倡为荣耀上帝而自觉过勤劳、俭朴、积极向上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不劳的生活，反对教会的繁文缛节，反对教堂的富丽堂皇。在梵高的家庭生活中，他们很好地实践了朴实简单的生活，并心存感恩，他们每晚在餐桌前都会祷告："主，让我们团结一心。让我们因对你的爱而变得亲密无间。"在这个小镇，梵高家虽不富裕，却有很好的名声。

或许是遗传，或许是天赋，信仰从这时开始成为梵高生命的底色。他曾由衷地表示："像爸爸那样生活该有多么荣耀。"梵高父亲的快乐来源于"纯真的信仰"，但梵高是否也能得到上帝这样的厚爱？

纵观梵高的一生，他始终燃烧着一种对生活狂热的爱，大部分人将这种爱解读为他对艺术的热爱，实际上，仅仅是对艺术的爱不足以使他的生命受那样的煎熬、也不足以使痛苦的他精神崩溃，仅仅是对艺术的爱恐怕也无法让他燃烧自我去追逐自然与终极目标。

梵高有一种信仰的激情和对受苦、救赎的执着，也许是源于家族的传承。这促使他去拥抱骄阳。

他渴望成为一个布道者，无论是作为牧师的他，还是之后作为画家的他，都似乎在以不同的形式“布道”。他将自己的信仰入画。

仅从绘画的形式层面剖析梵高的画作，并不足以理解他。他始终没有把艺术本身放在他生命的第一位。对他而言，追求救赎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救赎灵魂是他的终极目标。只有透过真实、艺术和信仰的三棱镜，才能真正窥见他的伤痛本真，触及他的心结与灵魂。

起初，梵高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他想要点亮或寻获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之光呢？黑暗中能升起黎明吗？

最早的奉献，不是艺术，是信仰

一个牧师的儿子，他为了谋事求生，没有时间与金钱到皇家学院学习，而且他的年龄比一般入学的人要稍大一些，他不顾这一点，很想在教会里找一份差事。

我的父亲是荷兰一个村子里的牧师。我十一岁上小学，一直上到十六岁。之后我想选择一种职业，但是不知道选择做什么。由我的一个叔父介绍（他是高比尔公司的股东、艺术商人与版画出版商），我被安插在了他在海牙的商店里。我在那里干了三年。我从那里去伦敦学习英文，两年之后，我离开伦敦，到了巴黎。

由于种种情况的逼迫，我离开了高比尔公司。我在雷姆斯盖特的斯托克斯先生的小学当了两个月的教员，但是因为我的目的是想找一份教会里的工作，我必须追求另外的东西。我没有受过教会工作的训练，我的旅行，我在各个国家的经历，我与各个阶层的人，特别是与信教的以及不信教的穷人与富人，与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在他们做手工以及上班的时候频繁接触，我能说多种外语的优势或许可以部分地弥补我没有进过专门学校学习的缺陷——我之所以宁愿把自己推荐给你，是因为我天生热爱教会以及与教会有关的每一件事情。这种爱常常会酣睡过去，但到一

定的时候它又会重新苏醒；或许可以说，这是“上帝与人的爱”。[1]

一八六九年，梵高经过其叔父的介绍到了巴黎的高比尔公司海牙分店当学徒。高比尔是当时欧洲最具规模的艺术经纪公司之一，公司主要从事绘画与艺术品贩卖事务。在给提奥的信中他自述了去高比尔公司的前因后果。在公司，梵高主要负责艺术品的日常管理工作，即做一位艺术经纪人。他的弟弟提奥之后从事的也是艺术经纪人的工作。

这一时期的荷兰艺术品市场深受欧洲潮流的影响，以黄金时代的胜利与辉煌为主题的作品，尤其是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茵（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的作品炙手可热。这些流行画作几乎都是营造神话般的场景，塑造一群盛装的骑士。

对梵高而言，艺术经纪人的程式化工作是乏味的。不过这也使得他有契机接触美术绘画，提升鉴赏力与审美趣味。他大量阅读了关于荷兰及各地艺术家、艺术史以及艺术收藏的书籍，他埋首于最新的艺术杂志中，时常去参观莫里斯皇家美术馆（Mauritshuis）。他希望“尽可能多地去博物馆”，觉得“多看些古董画是好事”。

在高比尔公司，各式画作应有尽有。而梵高在艺术公司的业务也做得还不错，这是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同时能接触不少艺术创作者与艺术品。但他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愿意迎合主流。他爽快地承认，他喜欢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画家创作的“愚蠢”而“俗丽”的乡村画。而荷兰画家对他们一个世纪以来的创作素材——城镇风景、成排的风车、风浪中的渔船的描画，讲究的

①取自梵高于 1876 年 4 月写给提奥的信，此段为梵高转述他写给一位牧师的自荐信。

仍然是细节的精准与浓墨重彩。这些与梵高的艺术趣味大相径庭，他不适应这种以当下审美为标准的商业买卖活动。艺术的买卖这样浮华，又这样吵闹，他过于坦率而缺乏技巧的处事风格使得他无法抓住顾客。妹妹利兹（Leeds）评价作为艺术经纪人的他——“笨拙和羞涩是文森特事业上的绊脚石”。

这份工作不适合他。之后，被调往伦敦分公司的梵高感觉自己要“发霉腐烂”了，语言不通让他与社交绝缘，而金钱则加深了他的罪恶感。在这样的痛苦挣扎中他决定离开高比尔公司。接着，他踏上了另一条朝圣之路，通往令他无比自在的唯一国度的心灵朝圣之路。

这时的梵高二十三岁。

梵高向往的是与他的精神信仰相关的事业，他无法仅关注艺术，他提醒提奥“不要夸大艺术给你带来的感觉”，“不要把自己完全交给艺术”。媚俗艺术那么华丽，又似乎过于轻佻。他鄙夷追求世俗的成功，认为艺术经纪公司的工作只是在“娱乐顾客”，进行“合法的偷窃”，“一切的一切，本质上都是金钱交易”。他追问：“我的生命要奉献给谁？”

他更愿意回到追溯生命救赎与意义的起点，去拥抱心灵的信仰与崇高的道德。在阅读中他体会到了一个基督无力干预的世界：一个由人类而非上帝创造历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引领人类的精神。于是，他身体力行地走向苦难与救赎的信仰之路。这是一种古老而坚定的救赎形式。

一八七六年，梵高应聘到伦敦的一位贫穷的牧师创办的小学中任教，薪水微薄，他教授孩子们语文与算数，起初他很是兴奋，与学生们的感情也很好。但渐渐地，他又陷入了一种茫然与自我追问，在给提奥的信中他提到：

这几个月来，我被死死地囚禁在从校长到牧师的圈子里，从这个职业

得到的愉快，正如被针刺了一样的感觉。我十分怀疑，我能否在任何一种职业中取得大的成就，在高比尔先生的公司里工作的六个年头，是否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我在这六年里，本来应该使自己为现在这个职位做好准备的）。

在这里，他的学生们大多都是贫寒家庭的劳工后代，他们无力支付学费与寄宿费，校长也贫困，到了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校长都要挨家挨户地去催缴学费。对于温饱都十分勉强的贫寒人家，无力也没有意愿支付这笔费用。学校规定，不缴清费用的学生必须退学，并委托梵高去完成这份催缴余款的任务。

第一次的收缴工作还挺顺利，校长很开心，梵高也欣慰，但目睹了贫苦劳工生活境况的梵高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又真实地接触到穷人们生存的苦难。这一切让他触目惊心，在给提奥的一封信中，他附上了他画的那所阴冷的学校。

他们每天唯一的指望就是食物和茶水，靠着这点儿补给挨过一天是一天。我希望你能看见他们（学生）正在下一段很阴暗的台阶，通过这段狭窄的通道，是他们用晚餐的地方。然而，外面的阳光却是很明亮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一间地板腐烂有积水的房间，只有透过几个破烂不堪的窗格投射在盥洗盆上的微弱的光。这是相当令人感伤的场景。孩子们在你的小画上弄了几滴油污，请原谅他们吧。

悲悯、温暖、哀凉交织其中，这样的画面让人绝望，看信者怎能忍心不原谅他们。

第二次收缴工作开始了。贫民们看到这个熟悉的老师又来索债了，纷纷闭

门不出。深受触动的梵高为贫民子弟说情，于是被解雇了。他的教员生活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就这段经历，他在给提奥的信中提到：

“当我看到不能以言语形容、说不出的凄凉的景象的时候——孤苦伶仃、贫穷与不幸——我的心里就想起上帝。

“每天都有恶，每天也都有善，这是实在的。但生活是多么困难啊！特别是在邪恶随着世俗的事务而逐日增加，而又没有被信仰所加持与缓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就基督而言，一切世俗之事都是可以变好的，它会变成圣洁之事。

“提奥，如果我不传布福音的话，我会多么难受；如果我没有那样的目的，不是对基督怀着信仰与希望，就糟糕了；现在的我有了一点勇气。”

他鼓起了勇气，准备好再次跋涉向前。“我们必须继续静静上路”，他写道。他祷告我们都是从人间到天堂的长途跋涉者，因“天父与我们同在”（他们或是朋友、导师，或是救苦救难者）的信念才能忍受孤独。他说：“让我们保持勇气，试着学会忍受与宽容。不要害怕离开正道，把善与恶分辨清楚。”

他的终极安慰是，他身上有基督的影子。也因此，他的苦痛从此被赋予了圣洁的光辉，孤独中也多了一份英雄气概。这个安慰仿佛给了他一个救赎的承诺——承诺他的漂泊与流放终将结束。

他进入大学攻读神学科，苦读经院哲学，从理论层面理解信仰。他意识到，通往终极救赎的必经之路，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救赎，他对耶稣的受难形式并不感兴趣。他提出劳动，而非布道和学习，才是灵性的终极表达，才能激发农民独具的“自然的智慧”，而非腐朽的书本知识。对于人类来说，到达那个终点才是最终的乌托邦，才是真正的圆满。他不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学者型牧师，而立志成为上帝的“劳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